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六十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 集部

誠齋集卷六十七

宋 楊萬里 撰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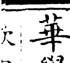
答萬安趙宰

某再拜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載道判縣中大契丈巖邑政成民詠豈弟天棐循良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乘化歸盡世味旅百𩜾薌旨嘉滑甘調

而一生未嘗一染予公之指此心冷於陂水淡於秋也獨於文士詩人一簡半札吾目合而不可使之覿吾手縮而不可使之攝吾口噤而不可使之讀也不幸覿焉攝焉讀焉則推倒牖下之几掉脫頭上之冠饋我我不食問我我不應也已而自悟自笑求其所以使我至此者而不可得也旁觀者往往怪此翁百無所嗜而何物啖之乃中其欲如此夫我且不自知而彼之怪與不怪又何知焉初得載道騷詞賦篇七發等文是日之喜政

如是耳葢詞與賦固剖劂要眇動吾目貫吾心不淺也
然我猶可能也至於七發自枚乘之後惟張景陽之七
命足以摩其壘而與之周旋其餘作者皆自鄶以下者
也惟河東柳子負固賈勇自倚其異書奇字盤盤囷囷
乎满腹填膺小决之於永柳之諸記答杜韋之諸書而
大注之於弔屈乞巧之騷詞然猶婁落文圜而無厭懋
遷枚張之號名竄其七而增其一以為吾武陵虎祁冀
北之問雲詭雹譎風砰波澒奇怪端欲拉枚張而出其

上此文人之狡獪姦黠之渠魁者歟自本朝諸公而枚乗此體無復嗣響非不為也絶唱所在不可為也而吾載道刺手一取枚張栁子之光芒而回之具也安得不適適而驚芒芒而自失也哉見其文恨不識其人班春亭上誠不自意兩不相謀而兩適相值其喜又若之何昔人聞長安之樂者出門而西笑而況真到長安者乎别去數閲月欲寄相思二字而未能遣騎隨一紙之書諏暄凉訪生死耿耿之心喋喋之談我所欲吐者公皆



盡得之畫道之矣快哉快哉餉來嵩山風滿把露液未乾薦之屏攝而後敢與婦子嘗之也一味珍感二色羽扇萬安黎庶闔澤之仁風忽吹翻山扉之花竹清涼次骨耶復知人間之暑氣乎示教學記并圖當細細披讀也未見君子願言珍重即看密縣茂宰之徵

答福帥張子儀尚書書

某再拜伏以即辰火老金柔近秋益熱恭惟判府安撫華學尚書尊契丈奄七閩軍府之雄分萬乘旌旗之半

威恵光合天人是孚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王姥均慶其老病餘生尚爾未死皆知已光映所建也自去冬小兒入京換官敬寓一書以候暄涼連辱報賜兩緘其一領畧托子之請其一諗將以為三山之行是何意氣之勤勤詞旨之諄諄也其自毘陵初得定交於執事見其渺然山澤之臞淡然雲水之僧讀書清苦澡身髙潔以為一世之佳公子也已而同朝過逢益密志趣益親又見其一議不苟隨一事不苟止一請不苟合以為中朝名

勝士也一日以王事同齋宿於浮屠之宮談間忽聞誦五字古詩則抵掌頓足舍牀起立驚而自失曰此陶淵明輩人語也此聲不嗣響久矣即索紙手抄一通以歸於執事乃悔前日之知執事未嘗知執事也以執事之賢且文豈前之日異於後之日乎蓋前之日不輕為某出而後之日不覺為某出也不輕故鈎之而愈沈不覺故閟之而愈白夫能使執事而閟之而愈白則某也亦必有以致之矣以後之日能致執事之白則執事之沈

豈執事之為某惜哉某是以悔而益悔也知與不知悔與不悔執事何與焉蓋自有職其咎者矣是時戊申四月五日也今十有三年矣相别十有三年而相憶如一日豈惟使某不能忘執事乃執事未嘗忘某也且此十有三年之間其與執事進歟退歟升歟潛歟通歟塞歟奚啻鵬之與鳩飛黄之與蟾蜍哉執事上赤霄蹊台斗而不以是娉於我某卧蘆花刺釣艘而亦不以是歉於公然二人者千里而常接膝異途而常合志此豈調胹

飴密以成其甘諂合哇俚以博其娛哉顧某又辱知於執事者某生好為文深不顧人之知人亦莫之知者而執事前一書評某答徐達書謂酷似栁子易牙死已千載合淄澠二水以飲人人飲之者淄猶澠也澠猶淄也而執事望而知其某為淄水某為澠水固不待飲而後能别也其又加於易牙一等乎執事又云某雖不能作文至於見他人之所作亦粗能識之昔曹孟徳表本初同為游俠二人嘗抽刃夜刼人之新婦而本初失道墜

枳棘中孟德大呼云偷兒在此本初一擲而得出是時主人知棘中為偷兒而不知呼偷兒者亦偷兒也執事不能作榔子何以呼榔子聊發千里之一笑且以謝棘中之惠

答建康府大軍庫監門徐達書

某再拜伏以即日寒盡春生恭惟總幹學士年契自公整暇神勞素履台候動止萬福某一昨謝病自免歸卧空山遂與世絶獨愛賢好文之心若瘕癖沈痼結於膏

之上肓之下而無湯熨鍼砭可達者而何敢望其瘳乎望其瘳固不敢望其小寧而不作亦且不敢也每以此自若亦以此自樂病而至於樂雖秦越人視之亦末如之何矣而何湯熨鍼砭之尤乎哉退休五年寢覺小寧今日大兒忽遞至總幹五月二書及詩文史評一編披未竟我頭岑岑我體淅淅我心憒憒於是舊疾復作矣甚矣乎斯文之奇奇斯士之落落如腊之毒如酒之酖怳然墮我於沉綿之鄉而不知其所從不克以自拔也

抑其與總幹有何宿負有何沉寃而使我至此極乎詩甚清新第賦興二體自已出者不加多而賡和一體不加少何也大抵詩之作也興上也賦次也賡和不得已也我初無意於作是詩而是物是事適然觸乎我我之意亦適然感乎是物是事觸焉感焉而是詩出焉我何與哉天也斯之謂興或屬意一花或分題一山指其物課一詠立其題徵一篇是已非天矣然猶專乎我也斯之謂賦至於賡和則孰觸之孰感之孰題之哉人而已

矣出乎天猶懼戕乎天專乎我猶懼强乎我合牽乎人而已矣尚冀其有一銖之天一黍之我乎蓋我亦嘗覿是物而逆追彼之覿我不欲用是韻而抑從彼之用雖李杜能之乎而李杜不為也是故李杜之集無牽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韻之作詩至和韻而詩始大壞矣故韓子蒼以和韻為詩之大戒也書數篇皆閎肆不能免乎千世而不喪已嘗從事乎場屋之文而此乃不類乎場屋之文是難能也其他可能也史評妙絶一世矣如蕭

相國之門得士之多如項羽善將兵而不善將將如史不載蕭何所奇韓信之語而探知其語如項羽英布時分軍為三之或得或失如世未嘗無士如弘羊當誅而不可烹如衛霍去留之客不以兩將軍之盛衰如公孫弘張湯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此數條乃古人睟子所未嘗覷見者而今獨發擿之至於晁錯東市之袍乃教人主以術數之效公孫弘險賊之隱心與張湯暗合者九妻敬蕭望之雋不疑不肯易衣露索解劍以趨合

上好此三條者尤足以塹刑名之鍵誅姦邪之齒障河曲之瀾其有補於吾道世教豈小也玆又一編之中珠之靈蛇玉之連城也先察院非不得位而非得位者德浮於位而位不浮於德也今有子如此不得位而得子其不賢於得位乎某也諸子鹿鹿真景升兒子不啻也既以為先丈賀又以為某愧耳然大兒乃得親炙賢同僚豈不足以為其賀乎命戒諸上官書此某之責也知士不薦自同寒蟬吾尤昔人而又為之然今之能為人

軒輊者勢焉而已矣而某也韓安國之死灰栁子厚之糞壤也是能總幹之軒輊乎先是大兒來求其之薦書以徹聞於諸公間有不待其之書而已舉之者而待書而即舉者則一二而已矣有雖不及舉而猶答書者有得一書而不答者有得一書再書三書而不答者為子受詬其不淺之為丈夫乎為子受詬孰若為賢受詬況未必盡詬乎然計其必應而扣焉猶未必應也然猶可扣也知其必不應而扣焉是欺友也與其欺也寧已張

版曹頃某在金陵時渠以其叔父泉幹公京削爲囑既而某不能及若扣馬縱彼不言籍獨不媿於心乎尚書帥亦聞已相知且相許總卿漕監亦與帥同此意似不必更假某之言以分其特達之恩也或持是書以呈似焉即薦賢之至公也又豈以私扣之陋焉爲哉其餘皆無半面惟石漕乃故人之至不薄者且嘗以大兒之舉扣之今既未拜其賜敬納一書然亦未敢必也特自計其可必者止如此臂痛視管城子如寃讎久不與通乃

今與從事不獨瘕癖之疾復作臂痛遂大作矣惟自貴
珍善刀藏器以待時須

答輿元府章侍郎書

某再拜西望奏記輿元大帥顯學侍郎尊契丈即日獻
歲華始萬寶趨新恭惟身作金城華戎寧壹天棐忠賢
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壬子八月謝病自免歸卧空山
我南公西楚星蜀月同光共影從此分矣從此遠矣我
書安得至於公之側公書乃忽墮於我之前快哉快哉

還家五年相去萬里未嘗烹長鬚之鯉未嘗射上林之
雁未嘗逢吳中之黄耳乃得故人萬金之書其從天降
耶飲食起居頗異於常時者數日而不自覺也妻孥覺
之且怪之以為吾翁未嘗有此喜事也其定交海内未
嘗得罪於一人亦未嘗泛交於一人獨於蜀中之士大
夫若釋氏所謂宿緣者往往見而合者獨多於他處如
紫巖先生我師也雍公我知己也欽夫仲秉德茂我友
也是數公者我初不以世俗之求求之彼亦不以世俗

之知知之皆一見而合合久之而不渝澹乎若水乃過於醴之甘汎乎若萍之適相值而確乎若金石之不可解求其所以合而無以合求其所以久而不知其何以久非徒我不曉此也數公者當亦莫曉此也不歸之於宿緣於何而歸哉台席輕裘緩帶投壺雅歌掌國西門之管用儒者道德之威折敵於千里之衝不既多歷年所以希乎名希文於慶起彦國於青獨不可歟而來教乃有去家不過半月程乃未能一去之語非所望於蕭

傳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若二事也而實一事也聖人曷嘗貴處而賤出褒默而貶語哉要歸於是而止是其之不出也非其也老嗅之於前而病嗾之於後也其羸然之骨瘦無一把而或嗅焉或嗾焉其雖欲出亦烏得而出台座以一世人物而任國西事其不輕而重也昭昭矣顧欲披漁蓑把釣竿與老友競一槳之節未聞皋夔爭箕山之瓢蕭曹妬商山之芝也德茂無怠德茂無怠徵近詩令往一編獻樵歌於清廟之頌奏

蛩聲於阿閣之鳳當不嗔也當一笑也心事襞積非故人誰吐對俗人有不吐而已耳今於台座之前可吐乎否也吐矣而不盡非不盡也萬此寧有盡乎且截斷葛藤吃酒去吃茶去願言加餐良食以為吾道之鎮公於世俗之祝公不欠此真蜀附子荷遠餉得以扶衰降拜有萬其感台閎玉眷郎娘恭惟受祉山則向來今似相見於金陵者今官何許醉筆惡語尚能記憶耶家有師匠何必問外人也

與材翁弟書

某啓材翁主簿學士賢弟某不幸平生多以忠信獲罪於人且如歲前入城偶聞衆論謂令兄濟翁入京欲一見言者而辨之又謂此行少遽恐言者不察而吾弟下問當如何處此某不思而對謂止有今日參部明日謝闕徑出國門而去屏跡不與物交上不見廟堂下不見故舊雖幼輿來見亦勿見之蓋族姪尚不見則豈有見諸公干進之謗處患難行乎患難當如此耳而濟翁有

書與長孺其詞甚怒謂公見廟堂明納闕劄何害何必匿形藏跡之非姦黨便至累幼輿也且某本獻屏跡避謗之説而乃生姦黨累人之疑亦何反也幼輿自換授注部闕何憂乎濟翁之累而某又豈排陷族弟為姦黨者哉昔楚靈王見辱於慶封不勝其忿而回師滅賴賴未嘗犯靈王也犯靈王者慶封之詬也賴何辜焉楚文夫人曰萬舞者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濟翁遭别人譖諸言者其怒不尋諸

仇讐而於族兄不快於慶封而快於賴何以異於此且某獻忠之時言者無恙也濟翁至京則言者寒矣若言者尚炎則某必為忠言既寒故某為罪言一也而時則二也其老謬不死三忤濟翁矣自丙午之秋濟翁自吉州入京是時某為都司濟翁欲求作親弟殘試某不敢欺君以疎族為親弟濟翁大怒一忤也戊午之春濟翁又來求以假稱外人而不相識而以十科薦某不敢欺君以族人為外人濟翁又大怒二忤也今又有姦黨

累人之怒三忤也朞雖以挂冠然滅賴之師若未快其意可無懼乎況三子未免薄宦宦途相遭大憂未艾也願吾弟以一言解老謬妄言之罪或繳此紙以呈似焉臨紙足如履氷背如負霜誅之釋之皆不敢自必也不宣

與南昌長孺家書

今月初五日誠齋老人得大兒南昌令長孺家書并送至大帥報書今口占令幼輿秉筆書之以告汝曰章允

至得汝書知汝一室長幼安平二老甚喜又盥手披讀大帥書詞益喜汝辭行時謂吾有三子中男次公去年最先出仕今長孺又出仕次第十月小男幼輿又出仕恐吾索居無聊欲迎侍二老就養官寺善如汝之請也然吾平生寡與初仕贛掾庀職一月有所不樂欲棄官去先太中怒撻焉乃止後三立朝三棄官至江東漕遂永棄官是時吾年六十六耳若曰几案吏道猶可以勉而行也然決焉舍去還家待盡至七十而納禄三請而

得俞汝視我平生之出此心樂否也今汝之請父子之至情豈不欲相聚之樂然一出於移山之難則亦嘸然陽應曰諾而已汝以為我真從汝乎今不知此聲奚自而徹於大帥之聽乎大帥報書之中謂我若肯來豫章之草木魚鳥皆有喜色汝書中有傳大帥面命之詞謂吾若肯來則西山南浦皆有光華又有傳大帥之意者許以廩人之繼粟許以客右之殊禮許以樓船之浮家吾老棄山林每謂一生罕逢特達之知已如古人者乃

今忽有之汝知吾此時之心樂否也即與汝母謀祗俟幼輿之官澧浦之後戒行李卜吉日遣人前期白大帥假舟楫矣既而取汝家書旋覼之則有不可者汝書有今日作縣真不可為之詞又有窮空煎熬入寡出多之詞又有最苦最苦千悔萬悔之詞又有雩禜不應原田盡槁催科之考定入下下之詞今有人嘗犯風濤而屢見險者幸而舍舟登岸矣入山而居入林而安矣一日偶遊江皋河濱復見有一葉之舟掀舞於衝風駭浪之

中有不掩目而走悖心而歸者乎今大帥招我以恩書待我以殊遇而乃聞汝之言如此有以異於登岸之人見一葉之危乎蓋家饋我而我不餐問我而我不應自此三數日而不寧也聞其言且然若遂翩然而東下就汝而汝居日夕見汝之煎熬坐卧見汝之愁苦汝謂我心樂否也吾幸而歸來九年優優其休坦坦其遊進不羨伊周退不羨巢由汝今移汝之煎熬為吾之煎熬嫁汝之愁苦為吾之愁苦而乃愁酒以壽我愁飯以飴我

愁容愁聲以侑我而曰此參之養志賈之擊鮮也汝謂
我心樂否也汝欲我一報果來之期將以白大帥吾是
以艱於此報也易曰安其身而後動蓋不有所安不可
以動不有所不去不可以來今使汝母不來而吾獨來
乎不可也今使吾遽與汝母偕來乎不可也今使吾暫
來而忽去乎不可也汝將奚以為吾慮乎哉汝欲别鑿
一門與汝異戶而出固善矣然自西而北復自北而南
復自南而東亦恐反勤兩司車騎之迂遠仍恐翦棘除

道之勞費也如之何果來之問汝更精思之熟計之汝有以報我而後我有以報汝也然大師知我甚深愛我甚勤招我甚虔終當一往以答此恩意今未可耳九月七日書付長孺

答虞祖禹兄弟書

十月一日具位楊某謹西望再拜復書於恩館制參直閣判府直閣知承直閣伯仲閣下某於今年二月二十日遠承伯仲各賜手書又申之以長牋以先師相先生

銘詩授簡於退休之野人其禮若施之於所尊其意若惟恐其辭避者一何禮之踰憂之過也某先師相之老門生也某而辭避將誰諉乎且某受先師相之恩竊意伯仲間亦未必盡知也某何忍辭避哉某自乾道庚寅為邑於洪之奉新是時年四十有四矣自張魏公先生薦試館職而不克就至是知已希矣自分老死州縣矣庀職六閱月忽有命自天擢某為國子博士蓋先師相薦之孝宗皇帝而用之也嗟乎宰相之不敢薦士久矣

況敢用之乎彼其所以不敢薦用人士者何也是有三私焉葢曰人其謂我私親暱也私鄉黨也私貨利也是以不敢也人惟有所歉者不敢於天下之至公人惟無所作者敢於天下之至私是故非能私乎士不能拔乎士非能不私乎已不能私乎士所謂私乎士者非前所謂三私也私其賢且才以報國也夫惟不私乎已而私乎士所病不私耳私非所病也惟愈私則愈公耳先師相之薦某而用之也惟其去前之三私以就後之一私

是以一舉而上無疑心下無異論然其不足以當也此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也然此恩猶小也先是歲在丁亥先師相呂來自西初拜樞密一日莆田陳魏公攜其所著論時事三十策以覲於公公曰不意東南有此人物於是招某一見待以國士面告以將薦於上夫古人感一飯尚殺身以報知己而況受國士之知乎亦何俟成均之除而後為大恩也哉然此恩猶小也先是紹興辛巳某為零陵丞其冬金亮大舉入寇傳聞朝廷將有

浮海避敵之議同官相顧皆無人色其與妻子自分無地措足此不足道也而二親亦相顧無色微先師相牛渚之役一家豈有更生之望哉豈惟一家四海萬姓豈有更生之望哉孔子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斯言也其不然已乎此恩之輕重大小又何如也其與二親蒙更生之恩其又蒙拔之州縣賓之朝列之恩此恩之輕重大小果何如也受恩之不貲也如此獨不能效古人感一飯之報乎殺身猶可獨辭大書勲德以詔萬世之責乎

故曰伯仲一何禮之踰憂之過也雖然抑恐有以遺伯仲孝子仁人之大憂者王文正公非六一先生銘之司馬温公非東坡先生銘之亦安能與天地相永與日月爭光乎哉今以先師相之忠孝文武元勲鉅德視王馬二公之賢無所與遜也顧屬之於野人之蕪詞其也且將與腐草共盡而自無傳者乃能使先師相之有傳乎伯仲獨不憂此者何也然先師相之勲德雖無某之作文猶將必傳無疑也是先師相之傳無待於某之文而

其之姓名與其文乃有待於先師相而附之以有傳也其何其幸哉來書示以行實三大編凡二十餘萬字其撮其要者約而為七千言似簡而實詳似疎而實密無遺善無溢美惟先師相私與其故某不私於先師相所以報也惟孝子仁人加察焉不宣某再拜

答徐居厚使君寺簿

某伏以即辰良月初寒小春猶暖恭惟居厚使君寺簿契丈燕燕宅里飄飄仙官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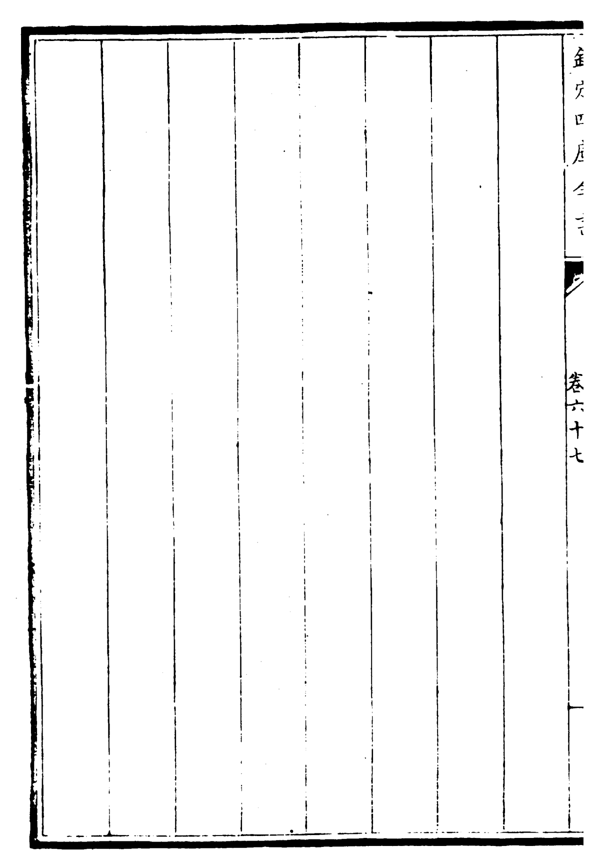
子八月泝流而西迨丙辰五月還笏而侯三歲三請乃
始得之半生薄宦十里九山姑置是事堇保初服不作
朋友羞猶堪上先人之丘墓也自此與世掃軌自閟自
匿惟恐不知何許人五字誤落人間便敗吾事而況於
百工交易開門通水火乎故人之諒我憐我當不督過
我相忘於江湖也姜掾來訪袖妙帖末暇發而占之亟
問别來之狀何如則聞項有亞夫之疾今苦子春之足
則又問其或者將無藥物乎曰否抑有伐之者乎曰否

問其奚事則曰浩然之氣有激之者其竊怪其有動心而無忍性也荷荷回首浮梁之集山寺野酌我自斞竹葉公自傾珍珠紅相視而笑旁若無人自莊周惠施死二千年無此樂矣當是時二人者皆不知其樂也由今思之可復此乎又聞晝倒陸賈之槖以歸維摩之月上郎罷晨炊不縣磬否猶能下帷授徒以自食否貧自是吾徒之邺殿陋巷一簞未肯易方丈與數百也亦要未至餓不能出户耳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長哦此詩

使人嘆之也未見顧言珍重即對宣室之問豈終窮者我則異於是

與鄭惠叔知院催乞致仕書

某伏以即辰稟秋暑退清風戒寒恭惟知院樞密相公首握鈞樞忠貫高厚三辰咸贊鈞候動止萬福某屬者奏記力祈休致俯伏待命寂然罔聞方切憂懼不知所出忽張永州歸送似鈞翰告教之詞周諄傾悉若惟恐其意之不遑安其惑之不盡解闕



上之人聽之是其分也下之人奉而還之上之人還以畀之此朝廷不測之命而吾君吾相不貲之恩也非其分也又敢據而有之乎竊恐聖主疑焉願相公賜片言以啓焉丞相及諸公疑焉相公賜片言以釋焉鈞翰又云謝事之奏似乎太遽此又深中某舉措之病矣然抑又有説某舊與鄉衮益公鄉舉則同征行又同試春宫又同晚與朱元晦厚善每與二公書問往還皆談心事某辛亥壬子官建康時已動挂冠之興二公書必有嘆

年齒之未及歸休之未得每書或云恨尚有六年或云恨尚有五年今年及之乃遲之遲而又久豈非躬言之躬背之乎是欺人也非欺人也欺天且欺己也欺之為罪以天準人君子不以人為重以天準己君子不以己為輕是三罪者有其一已不可立於天地間矣况兼之乎相公之所謂遽某之所謂遲也其所以遲者何也聖恩與知己之賜使人傍徨而不忍去也今年正月宜有此請矣正月不請而六月乃請非遲而何今夫千金之

家置髙會而名鄰里禮已成矣三爵可出卜晝可止而主人歌客毋庸歸之詩又歌不醉無歸之詩此主人之恩也而客乃忘歸必至於淋浪顛倒號呶蜩螗而不知止焉杜蕢之觶其得免乎夫愛客而厚其恩與全客而成以禮為主人者宜何擇也㫄也區區匹夫之尚而欲取必於聖君賢相其之罪死宜有餘也記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徳使其而及今年七十之時未踰冬之日聖君賢相沛然湛恩龎

洪退以禮而愛以德全其歸以華其老此非人間世之
恩也實天高地厚嚴父慈母之恩也若猶未也故當特
請屢請不一請而止也放鶴出籠縱魚入海生當榮感
死當冥報天地鬼神實照臨此心仰惟鈞慈察之則幸
甚不勝惶恐祈扣迫切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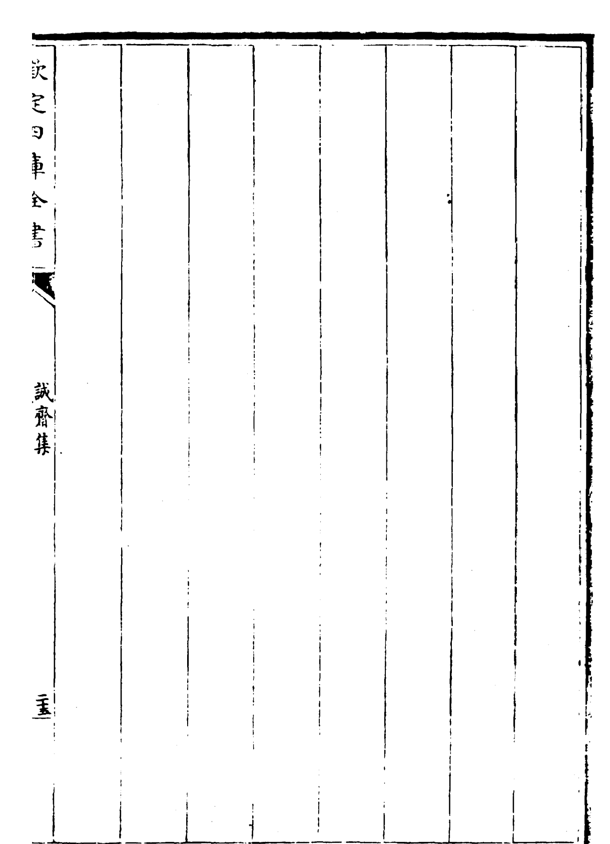
答陸務觀郎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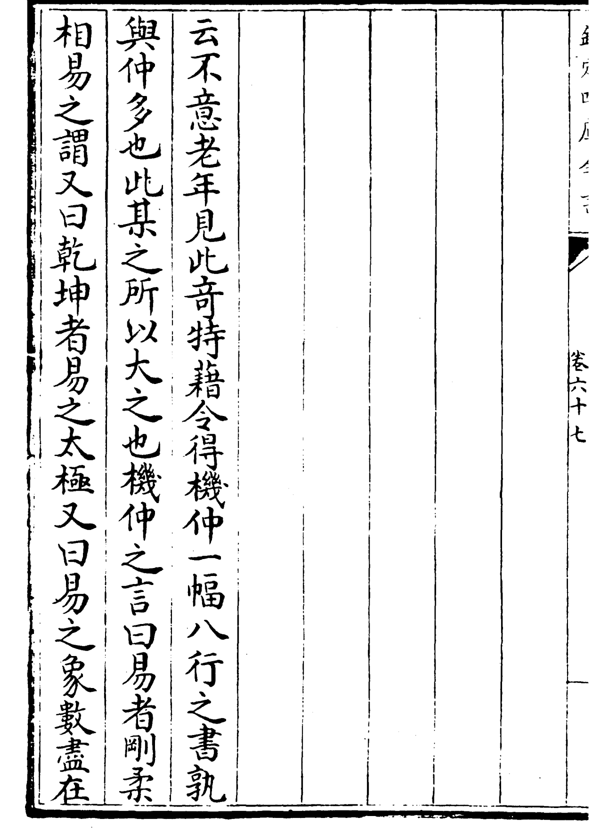
某伏以即辰良月初寒微霰已集恭惟致政華文國史
南宮舍人尊契丈立萬物之表期九垓之上天象台候

動止萬福其自頃蒙遺詩可以妬之帖得之於新仲舍人之孫朱司理許亦隨因之寄一行以謝焉故當無復石頭事否昨暮杜掾又送似妙帖偶一二士友相訪野酌吹燈發書乃推僕以為主盟文墨之司命則抵掌大笑其一人曰譎哉放翁既妬之又推之亦何反也是可笑也其一人曰謙哉放翁何可笑也古者文人相輕今不相輕而妬焉推焉曰妬云戲詞也妬者推之至推者謙之至舍已主盟司命而推人以主盟司命不已謙乎

之二人者蓋皆墮放翁計中益可笑也大抵文人之姦雄例作此狡獪事韓之推柳是已韓推之柳辭之辭之者伐之也然相推以成其名相伐以附其名千載之下韓至焉柳次焉言文者舉歸焉僕何足以語此然亦豈不解此柳謂韓之言不足信若放翁之幣重言甘僕敢信之乎有掩耳而走退舍而避耳信與不信辭與不辭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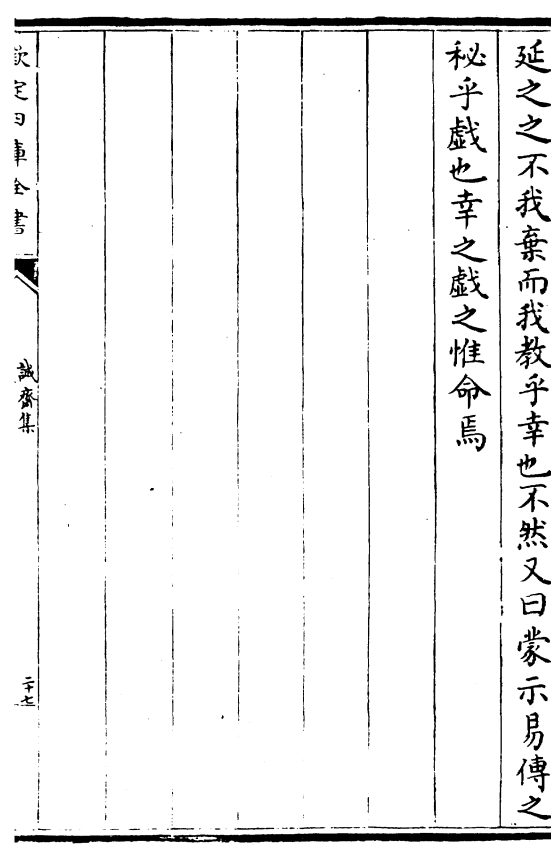
云不意老年見此奇特藉令得機仲一幅八行之書孰

與仲多也此其之所以大之也機仲之言曰易者剛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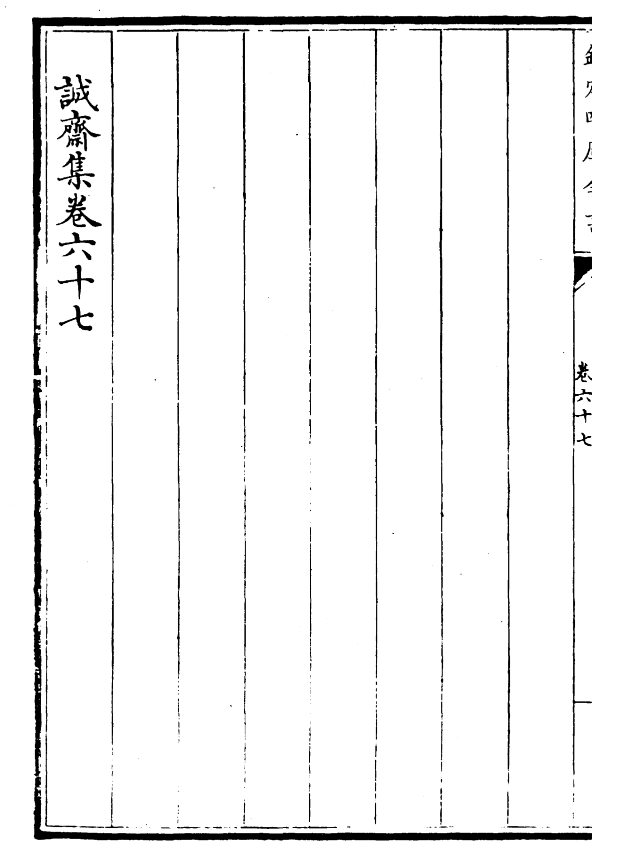
相易之謂又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又曰易之象數盡在

乾坤又曰道之變遷微而難知又曰學易者不可不原象數淵哉子哀子之言乎切哉子哀子之言乎引天下後世之學者自葉而根自支而源者必此之言乎而其之款啓何足以與於斯此其之所以大之也其也儒其號而不儒其實者也然抑嘗有志於斯而悾悾如者也蓋嘗以為聖人之經如日在天一人仰之不若使衆人仰之庶各有得於日也如射有侯一人射之不若使衆人射之庶各有中於侯也若曰非離婁子無與於覩日

非后羿無與於射侯則日無乃孤而侯無乃棄乎是以不度其陋而妄有志於斯也注六十四卦自戊申發功至己未畢務嘗出屯蒙以降八卦於尤延之矣延之我愛不我棄也皆有所竄定焉其皆聽從而改之焉夫是以樂為延之出而忘其瀆焉又嘗出家人一卦於元晦矣元晦亦無所可否也但云蒙示易傳之秘六字甚茫然莫解其意焉是以不敢復進焉今再以出之於元晦者出之於機仲正犯機仲變遷難知之戒也機仲能如



延之之不我棄而我教乎幸也不然又曰蒙示易傳之秘乎戲也幸之戲之惟命焉



誠齋集卷六十七

誠齋集卷六十八

宋 楊萬里 撰

書

答徐宗臣監丞書

某伏以即辰凋年逼春清霜佐雪恭惟都運監丞尊契丈里居清逸德望崇崫天棐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棄官十年乞骸三請挂冠神武又三載矣閉門

待盡人事盡廢書問都絶不寧惟執事而已遠蒙詒書訪問生死何喜如焉何感如焉來帖告訴門生排報嘗聞前輩謂受人之恩而不忘者為子必孝為臣必忠蓋推是心而信其人也又聞惟以怨報德者為不可測蓋以有人之形者必有人之情也故盧杞之於顔公敏中之於文饒之竒之於永叔邢恕之於君實孰測其報恩一至此極哉昔孟嘗君有一客孟嘗遇之甚厚而客每毁孟嘗或問其故客曰人皆譽君而我獨毁人必以我

為小人而以君為長者此吾所以報君也前五子者其意將無出於此歟至如逄蒙殺羿之事孟子不責蒙而責羿然則先生之與門生其責果誰在哉久不縱談聊以發千里之一莞蒙餉小春碾春風落飛雪候蟹眼瀹免褐風味勝絶媲無枯腸五千卷可搜攪耳未見君子願言珍重青天白日讒波聿消即聆名音遂登郎從偶江東耿曹送至宣筆分納二十輩匪報也

答張功父寺丞書

某伏以春寒即日恭惟功父寺丞約齋先生堅卧南湖彈琴賦詩詠歌先生之風神介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眷均慶某行年七十有六而未有聞焉宜捐而收宜疎而休功父之於某何如也古人投分之義每有相思千里命駕而功父深居帝城非野人之蹟所宜至既不得相見而心欲相見者不以面則以書而野人姓名又不宜入修門不知功父察否也敢謂不遠千里走一介行李移書寄詩后山清厲刻深之句實晉況著痛快之字

盪耳目而醒肝胆此恵已不貲矣又加遺筆墨吳牋比東海錯厚焉禮加渥意加劬野人何以拜此獨竊怪功父趨舍而不可曉者功父近九重之居若此其甚也瞻光範之門若此其不遐也操數寸之穎奏三千之牘頌聖明而陳治安朝侣鄒枚暮參夔龍直易易耳顧乃營葦苕之巢於霜松雪竹之内訪麋鹿之跡於兔逕牛涔之外所嚮一何左也此其不可曉者一也問其奚事則講雲議月問其奚求則唱風和雪既徵予雲之牛抵又

索子厚之土炭舍爐而氷之附吐飴而糵之茹所欲又何詭也此其不可曉者二也然而有可諉者古之詩人文士所挾異於人則所趨固異於人也至於其所施於朞者則可大駭者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栁子答士人書絫絫百千言其慮患微也昔之人固有毅然不顧而居然當仁者矣然的之立矢之集矢之來的之災今功父號我以師而自號小弟子詰其實則朝同朝也游同游也志同志也友云者實也師弟子云者浮也

浮而非實無乃欺乎無乃訣乎功父固非欺且訣者然而云云若爾者尚古人敬老之義而欲行之以厚俗也此在功父不失為盛德事在某則有所大不安者敬我不若安我安我不若免我之為的他日賜書惟無曰師弟子云者則老友之盛福也諏及陳詩有點勘而無去取此本今在南昌大兒許惟曽端伯百家詩選則嘗為兒輩擇其粹者為一編凡四帙此非為作者之設也今附便了呈似不晚次公入京受署却望畀之以歸要遮

老眼也近睹邸吏報竊承功父已有進擢之命即日遂為貴人所謂家貧願鄰富也然從此蕭郎是路人也一笑南湖第三集詩老而艷夷而工亦磨丹以摘佳句以為盜竊裨販之府三裨得榮覿尤幸未見惟愛重大業以世其官以宏其施建茶五十銙聊伴空函匪報也

再答陸務觀郎中書

某伏以即日夏令有淑暑風清斯恭惟致政華文國史郎中契丈㧞月西塞聽鐘東林天棐高蹈台候動止萬

福其老病餘年今七十有六矣加我數年亦可齊執事矣來教未得便以八十康寧之福嫓我也來教又謂陶朱猗頓之富汾陽西平之貴世俗羨娼者可笑是固然矣然謂壽考富貴皆出偶然者然哉然哉謂壽考果出於偶然矣乎若畊若萊耋以其德者也顯乎淑幽乎祐也若啓期耋以其窶者也彼乎靳此乎優也謂之偶然不可也至膾人肝而永德乎窶乎茹簞瓢而短非德乎非窶乎謂之偶然亦可也謂富貴出於偶然矣乎若蠡

若頓富以其力者也不賈不羸也若郭若李貴以勲者也不武不登也謂之偶然不可也至黄帽郎而羸也力乎車䖍而登也勲乎若夫力足以裕天地而梏於在陳勲足以澤萬世而萎於泣麟又何歟謂之偶然亦可也聞之曰事有粹乎不偶然者有駁乎偶然不偶然之間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強為善而已矣此粹乎不偶然者也至於齡之永也短也貲之羸也縮也位之崇也庳也此駁乎偶然之間者也粹焉者爾力

也吾徒不可以不懋也斃而後已可也駁焉者非爾力也其如彼何哉前言戲之耳可也存而勿論亦可也置而勿存亦可也執事以為然乎哉不然乎哉來教諏及某惡詩當有萬篇不聞居肆而市脯者乎族庖者曰罝罝然號於肆曰吾脯也胾也羹也皆旨且多也夫旨則不多多則不旨旨而又多其皆能踏猩唇乎哉其皆鮑魚鼠朴乎哉采菊東籬焉用百韻楓落吴江一句千載風人之勍者肯與僕較少量多於可弔之滕哉近嘗於

益公許窺一二新作邢尹不可相見既見不自知其泣也獨其間有使人怏怏無奈者如湖山有一士無人知姓名又如寄湖中隱者是也斯人也何人也謂不可見則有欲拜其床下者謂不可聞則有聞其長嘯吹遂者斯人也何人也非所謂不夷不惠者耶非所謂出於其類遊方之外者耶非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者耶公欲知其姓名乎請索瓊茅為公卦之其繇曰鴻漸之筮實惟我氏不知其字視元賓之名不知其名

視言偃之字既得視是占頗欲自秘又非聞善相告之義公其毋謂鼅笑誠不能知此事許教以令子送行詩尚未寄似方且徵之其頃亦有送三子之官者别紙呈似決曹掾將非能作史論者耶新守將至某當入府修州民之敬首就何從語也未見萬萬珍重日聽裹輪賜杖之命

答張子儀尚書

某伏以即日顥氣已末風露髙寒恭惟判府閣學尚書

尊契丈左馮繁推惠化滂被及京之潤天人是孚台候動止萬福某以病棄官以耄得謝亦既十有一年矣今玆犬馬之齒七十有六年矣士者視之寒爐之灰墻角之櫱也而執事之在姑蘇相去三千有餘里乃未及下車亟走一介汲汲而詒之書拳拳而致其意跡彌疎心彌親地彌逺情彌邇獨何歟不寧惟是蓋十年之間自奉使而揔饟䫆立朝而踐台斗昨帥七閩今典三輔無歲而無書不惟無歲而無書無時而無書也不惟無時

而無書又亟問而亟餽也又何歟夫合以勢者勢盡而交疎合以利者利盡而交疎此固世俗市道之交不足陳於君子長者之側也然毋友不如己者非經之箴乎貴有常尊賤有等威非傳之儀乎而執事德尊一代而不遺淺陋之友位在六長而不忘貧賤之交又何歟聞之子張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易曰以貴下賤此古人盛德之事今人之所不能為者執事毅然獨為今人所不能為之事凛然追乎古人盛德之事者政在

是耳而又何足以疑亦何必以致疑於其間哉而其一書之中致疑者蓋舞陽之門不足詘淮陰之車玉川之屋不足辱諫議之書以其不應有而有也惟其不應有而有是以不應疑而疑豈執事而舉之有可疑乃無似之人無以堪之故不能不自疑耳非敢有疑於青天白日之下也詩之小序不云乎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古風一篇别紙呈似此亦詩人言之不足與嗟嘆之不足而作也一攬而抵諸溝幸矣未有

見期萬萬珍重若夫世毘陵之爵囊曲江之笏金嘉直之甌此公家分内事耳頌之則諂

答袁起岩樞密書

某伏以即辰歲事聿遒天意欲雪恭惟樞密相公契丈謨明廊廟柄執樞機中外聳瞻天人盡護鈞候動止萬福某恭審膺受書賛登崇幾廷正人其昌善類載穆恭惟驩慶某於今月十九日得女壻泰寧陳丞經送似樞密八月一日所賜報章再拜披讀五色芒寒紙長連連

筆飛翩翩反復百折卷舒三過語如對面情如家書峻極之位彌髙而勞謙之詞彌甲雲泥之勢愈疎而金石之誼愈親至於舍己之衮衣繡裳見其黄帽青鞋而羨之舍己之鮝絪列鼎見其木茹雪潔而愛之舍己之緯乾坤扶日月見其畊莽蒼釣滄浪而慕之追記雪屋之説詩歷陳雲寵之聯句若欲往從之而不可得者而又寄以州西之雅歌俾擊缶者得聞金鐘玉磬之聲蓋句句錦江之卷字字雪山之氷也贈以四端之縑素俾緼

袍者一識萬草千華之紈蓋戀戀范叔之袍依依退之之衣也此古名相巨公所以為布衣之交存嚶鳴之音盛德事也千載絶響一往不返豈謂今日乃忽有之何其幸也今日有此事吾身見此事何其又幸也吾身見此事吾身蒙此會何其又幸也棄官十一年掛冠亦三年偶未死耳一日而逢三幸焉且死不朽矣陳丞竟蒙銓曹通理此恩不自樞密而奚自耶懷之感之有藝極哉病身柴立焚棄筆硯不知年矣所謂四六復漫不記

矣且慶牋賀啓門下之至者當齊熊耳矣樞密少此哉敬哦五字詩三章章八句以代啓事之陳賀且謝寄詩贈衣之嘉亦於卒章僣致無厭之求焉蓋陳壻已得漕泉二使及太守三京削矣尚缺其二樞密倘慨然興孺子入井之心賜以閩中憲倉之兩書求嘉泰二祀上半年之京削則合窣堵之尖脱逕坑之火在樞密一染化筆之頃耳再三之瀆其則有罪抑啓寵納侮者誰乎想讀至此當大噱也未占侍見不勝大願願言金玉厥躬

柱石吾道即正上能之躔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答朱晦庵書

某伏以即日初冬猶暖恭惟宫使侍講待制契丈珍臺育德天集忠嘉台候動止萬福台眷均慶諸郎進學日新某伏自八月間於葉尉許得台翰即嘗寓書為報登山臨水公不如我之書是也楊子真出守鄉郡首訪山間亦頗能談契丈近況甚慰某昨日入城修州民之敬夜宿城外一茅店通昔展轉不寐五更忽夢至一嵓石

之下見二道士對奕意以為仙也問其何自至此答以僕棄官遊山今四年矣獨未至此山故來且談且奕二人皆敵手至末後有一着其一人疑而莫下其一人決焉徑下一子疑者顔赧其黙自念仙家亦有爭赧者覺笑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奕乎忽青童自外來曰有客二仙趨而出肅客而入云二客蓋東坡山谷也既啜茶二仙謝二客曰局不可不竟請寓目焉復且奕且談二客侍談寖遠若未忘前事者似頗及元豐元祐間紛紜事

且嘆且泣二仙起曰何兩先生相語之悲也二客吐實一仙笑顧東坡曰先生之詩不云乎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又顧山谷曰南山朝來似有意今夜儻放新月明非先生詩乎客主俱大笑其一笑而寤追憶其事莫曉其故天已明矣入城郡官皆郊迎令親程糾袖出契丈六月二十一日手書讀之若督過其不力疾一出山者乃悟夢中事程糾又出契丈與渠書有欲令老僧升講座普說使聽通身汗出快哉快哉之語偶

記憶嘗見一史書似荀悅漢紀之屬而非也載子房事至欲王諸吕之時子房猶及見之王陵平勃私於子房曰子以三寸舌為帝者師今為之奈何子房不答退而復招商山四人者使者往則皆遯矣其嘗笑子房動不動推與閒人契丈嘗見此書否荷荷契丈著占有知抑猶在僂句之後乎葢蓍告契丈以遯之初六而僂句告僕以上九也發書占之云在外則已遠無應則無累曽謂晦庵之蓍不如其之僂句乎荷荷兒輩蒙下問極感

先生長者幸教之意列拜起居未占參侍願言珍重以為吾道之鎮公子

上陳勉之丞相辭免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書

某惶恐再覆已拜公蔚然區區之懇有未竟者嘗聞之曰天下之事有名是而實非者有跡同而情異者蓋古之舉逸民者天下所以歸心古之存老馬者君子所以篤舊二者五帝三王尊賢敬老之遺意也今也其無故而錫命無功而進律不識此何謂也意者聖主有五三

尊賢之心如古之舉逸民有五三敬老之心如古之存老馬訪之大丞相而未有以塞明詔稱隆指也姑以某而置之逕中恭惟大丞相造化生成之恩良不細矣而某感激銜戢之心亦豈淺哉然某竊謂其名是矣其實非也其跡同矣其情異也蓋古之所舉逸民者謂山林長往之賢也非謂謝事之臣工也古之所存老馬者謂德力並稱之驥也非謂齒長之駑蹇也某則不然歲在壬子年六十有六以移病而去官歲在丙辰年至七十

以引年而納禄夫去官納禄則謝事之臣工也非山林長往之賢也移病引年則齒長之駑蹇也非德力並稱之驥也以其而塞明詔不曰名是而實非跡同而情異乎竊恐開素隱盜名之門長鄉原欺世之風必自其始矣惟亟陳於上而速寢其之除命使其上不犯於公議下不隳其晚節不勝悃誠迫切之懇

答潯州廖子晦書

其伏以露滋月肅霜戾秋登恭惟子晦潯州使君十乘

以先千騎居上天棐前茅台候動止萬福棊自頃於雷
倉許得所移書且寄書筞石刻等欲報而無驛使蹉跌
至今此宜獲大呵而反辱嗣音賢者難量固若是哉棊
山林一槁人耳雉兎之與處魚蝦之與侶以貧而求抱
關以憊而上印綬以疾而辭皮冠以年而袖手板此其
異於桃林之歸牛栁營之汰卒者幾希而來教有去就
勇決之褒正與朝菌論年夏虫語氷耳至假之以范蜀
公尤非其倫是何子晦胸中擾擾多蜀公也子晦葉可

大而卷之懐薗鼎𠪚而縮其袖日亦愛矣者當如是乎來教又有坦然忘世之語若有深望於僕者又何不自望而僕望也然竊聞子晦有青雲故人顧焉而弗之往唉焉而弗之享晦菴先生之門不曰魯無君子者耶敬畏敬畏自亡友敬夫一去八桂西門奪其母也久矣今又得子晦西民可與賀乎學道愛人努力努力未見自珍吾道亨窒惟馬首是瞻

答袁機仲侍郎書

朞再拜伏以熙春過中淑景初麗恭惟宮使殿撰侍郎尊契丈祝釐竹宮待問宣室天廸删晦之忠神聽正直之與台候動止萬福朞犬馬齒今七十有八矣人間萬事不到胸次不待掃溉而自除不煩排遣而自遠不足勤執事之心惻也惟是挾筴讀書此書生之餘習登山臨水此野人之深癖二病痼之一居膏之上一居肓之下秦緩之鍼攻之而不達華佗之劑澆之而不入執事何以為我謀哉然二病者又有淺深每遇書冊財入佳

境目輒痛而告勞輿輒敗而作惡至於登臨則足愈輕而不知倦行愈逺而不知反前之病不若後之病之深也執事又何以為我謀哉燕居深念又有一病每懐我執事相與金石之處相忘形骸之表壁水講習之樂嚴瀨詩酒之娛如夢中事夢中之喜不足償覺後之慨也執事又何以為我謀哉今日寒食方欲躡青鞋喚烏藤鷗鷺前導猿鶴旁扶相將挑野藥於芳洲拾瑶草於杜渚而李尉乃以執事往歲九月之書來發而占之正冠

盥手再拜三讀瑶林瓊樹瞻之在前金聲玉振洋洋乎盈耳也夢喜覺慨之一病於是脱然去吾體甚幸甚荷甚幸甚荷示教北山四詠新作朗誦未既忽乎追參步趨陟降林壑攀上巖之剌天俯中巖之倚空氷壺清寒以逼人玉虹飛動而奪目執事其謂某何如其喜又何如其幸也徼及拙句甚願充員湛輩也山谷云袁懐對勝境更覺落筆難牽課四絶句呈似第公輸之門乃敢揮其斧西子之旁乃敢衒其醜不如是則公輸不哂西

子不矉爾未見惟觀頤金軀考祥玉燭之是禱惟蒲輪遄歸靈壽賜命之是頌

答張季長少卿書

某再拜伏自乾道之季年執事初來落筆中書一日聲名震於京師一何偉然也迨及紹興之初載執事再至握蘭省戶二老相對鬢髮滄浪何其頹然也居亡幾何僕使江東公歸岷嶺兩舟邂逅一揖而别一何黯然也居亡幾何僕歸林下公牧漢中一書遠來訪問生死又

何況然也楚星蜀月萬里相望自此逺矣遣騎再臨復拜尺素教之石刻之新作覩以經術之訓傳老病衰謝之中忽得異書於異人唐人一日看遍長安之花何如僕一日覩盡羣玉之府也文辭高寒山巑泉潺楷法竒崛鐵屈石出陶泓諸銘山谷之菁房湖諸記栁子之裔魯論明微闡神之機春秋述義泄聖之秘濟河焚舟如子荊之於康伯僕病未能也奪攘盜竊如郭象之於向秀僕又不敢也望洋向若送君自崖僕則已伏矣且姤

且熱喘如筒吹僕其能忘乎寓目至此公不絶倒僕不信也

答戶部王少愚侍郎書

某再拜恭承命戒令撰述令弟樞使觀文銘詩自顧淺陋固不當披襟然詭以交情尤不當避席去秋專遣便了走淮上致奠於樞使蒙令姪報教亦以此文見囑矣愴然心許之矣況重之以台座諄諄之誨乎弟某才鈍思遲少紓其期僅能屬藳若責以七步三步而成刻燭

擊鉢而就雖臨之以亡酒之軍法廹之以泣釜之死刑亦終不能也如陳應求丞相之銘其子郎中守四年乃來取如權樞密之銘其孫太卿安節五年乃來取權卿今造朝可問而知非敢紿也至如虞彬父王季海京仲遠三相之銘皆一年後乃來取最近者如余處恭丞相去夏襄事畢送行狀來今垂一年而尚未來取也而台座賜大兒長孺書乃有速為下筆之語某敬讀至此汗不敢出此與程督里胥不報期會之爰書有以異乎所

幸者特未蒙書判榜百而封其文案耳孔子曰君使臣以禮杜子美曰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予思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王公貴人之輕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某亦安能嘔心胼手竭蹶奔命以奉此急急之符哉行狀奏議敬以歸納可別選才敏思湧者而往役焉臨紙戰慄

與建康帥丘宗卿侍郎書

某伏以廩秋暑退天高物肅恭惟判府安撫留守太學

侍郎尊契丈式是南邦卧護北門忠貞昭天釐事卒止
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㛮尊稱咸慶諸郎駸駸堂閤甚
喜甚賀某卧山墅未先朝露皆餘蔭所逮也每燕居深
念顧獨有可恨者吾二人者一居東海之東一居西江
之西秋風一起側身東望慨然以懐山立玉映之標偉
然在人目中也凝神小定則其人甚邇而其室甚遠矣
則又悒然以喟斯可恨不可恨也然較之十五年之前
則吾二人者可以欣然相賀矣其又於何恨也當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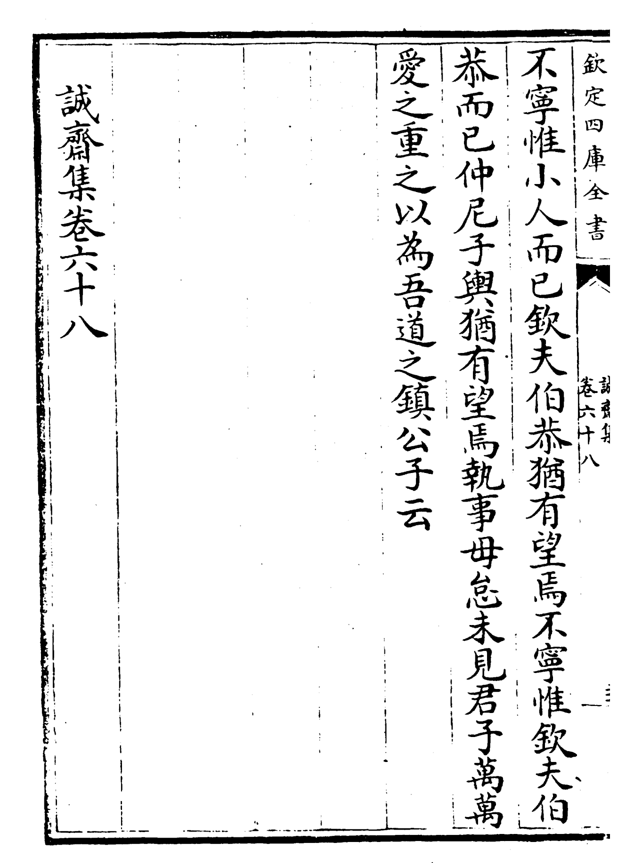
山史館並遊者幾何人今之存者幾何人吾二人者獨可不相賀乎哉若較之三十有四年之前則吾二人者尤不可以不相賀矣何也中興以來宋德盛在乾道何盛乎乾道也主德日新於上治化日隆於下人物日盛於朝民氣日熈於野當時不自知也由今望之信如何哉信如何哉是時成均奉常暨朝列並遊者幾何人今之存者幾何人交遊之淺者姑置也至且深者如執事如欽夫如伯恭是可多得乎哉是可不貴珍乎哉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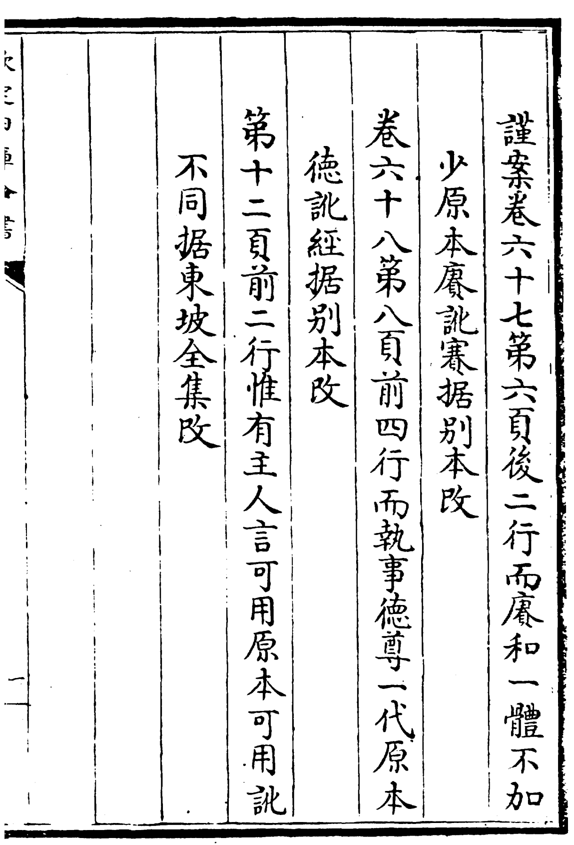
貴珍乎哉之不可多得也而今則亡其二也言之則令人悲言之不忍也不言則令人思不言亦不忍也然言之可得而言矣見之可得而見乎然則吾二人者獨不可以尤相賀乎哉其則老矣今犬馬之齒七十有八矣自六十有六病而棄其官而致其仕矣朝與樵夫乎拾薪夕與漁父乎乂魚尚何為哉尚何為哉而執事剖虎符擁茸纛統貔虎百萬之師當金湯一面之寄其不輕而重也焯焯矣然薦紳先生之論咸曰以執事廣大精

微之學雄深雅健之詞經綸康濟之才忠孝文武之望上焉者置之鳳池雞林則必唐虞乎斯世次焉者置之廣厦細旃則必堯舜乎吾君又次焉者置之鑾坡玉署則必灝噩乎斯文詭之外庸則為斵大木而小之具曰不然不久幽者不速晰不小湮者不大決執事韜龍文翳豹章巖登川臨月珍風追超然物表悠然事外者十年矣時有求於執事非執事有求於時也開壽域轉鴻鈞不在茲乎不在茲乎道之將行也歟小人猶有望焉

不寧惟小人而已欽夫伯恭猶有望焉不寧惟欽夫伯恭而已仲尼子輿猶有望焉執事毋怠未見君子萬萬愛之重之以為吾道之鎮公子云

誠齋集卷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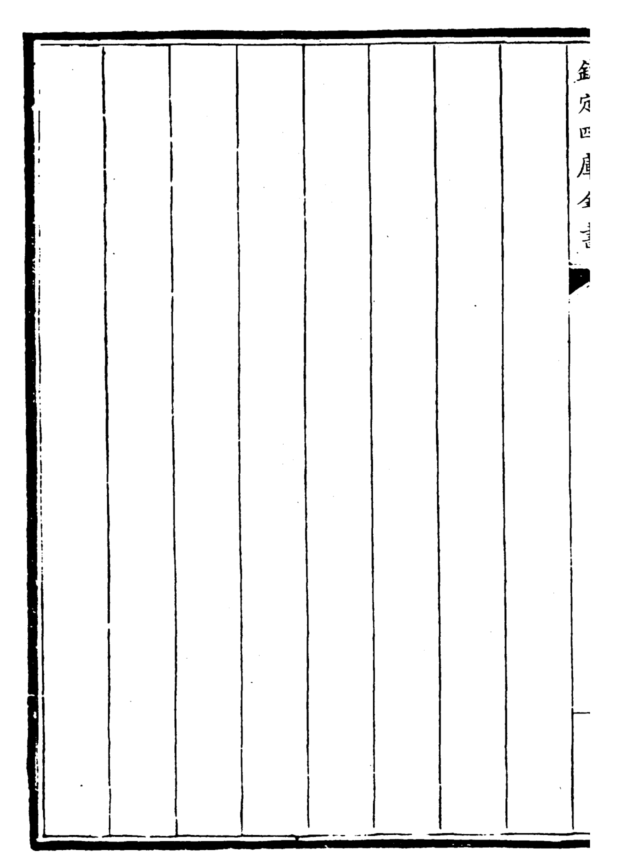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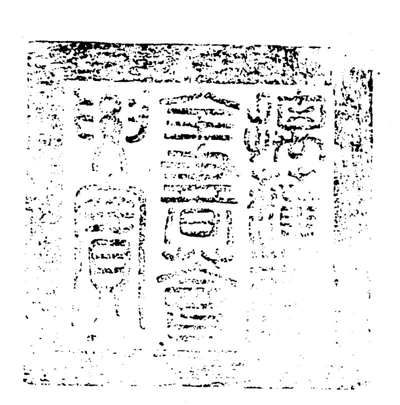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七第六頁後二行而賡和一體不加少原本賡訛賽据別本改

卷六十八第八頁前四行而執事德尊一代原本德訛經据別本改

第十二頁前二行惟有主人言可用原本可用訛不同据東坡全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錄監生臣吳　魯